



類函 百十四



二百五十九人九二百五十一人十二百五

加
427
114



阿 1 3
沛
卷



新念圖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廿八日諸田一人
悼君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

新念圖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

一人部九內外兄弟 姑姨 小姨附

內外兄弟一

釋爾雅曰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 山堂肆考曰兩姨之子為外兄弟姑舅之子為內兄弟 彙苑曰姊妹之子曰姊妹

內外兄弟二

增南史曰范縝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惟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辨每服縝簡詣 又曰韋叡隨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

叡雖幼獨以廉聞 唐書曰孔若思陳亡客居鄠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

內外兄弟三

原合謀 讓封 魏志揚阜與外兄姜敘合謀攻馬超大

羊枯進爵乞 **增引入王錡** 奏稱李泌 唐書戶部侍郎

封勇子蔡襲 **增引入王錡** 奏稱李泌 唐書戶部侍郎

王錡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錡入臺及錡遷中丞慎矜與

名之錡意不平後讒殺慎矜 唐書開元中慎矜九歲

升座詞辨如注射帝異之曰豈半千孫固應爾因問童

子豈有類若者傲跪奏臣舅子李泌帝賜請賦方圓動靜必

帝方與張說觀奕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賜束帛救其家善

應聲而對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賜束帛救其家善

之 **惡聞笏管** 劇話桑麻 南史阮孝緒字士宗外兄

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

度其必至顛覆聞其笏管穿籬逃匿不與 **薦充侍讀**

相見云 **泣宥侍郎** 南史宋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

外弟徐擒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以擒為侍

讀 唐書崔彥昭與王凝外兄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

彥昭夫注嘗見凝疑嬾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履

至是凝為兵部侍郎彥昭為相彥昭母敕婢多製履

昭問之泣且拜曰不敢怨凝遂得免 **內弟之喪** 外

家之寶 唐書韋述父景駿不飲酒不食肉郡人非之

儒宗嘗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

其之試與語前世事後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授紙

外家之寶也 **內外兄弟四**

原令鼓琴 晉書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習而默識其

要善彈琴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

內外兄弟

忤色不可得而榮辱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南史阮孝緒外兄王晏貴顯敬祖余之謚曰柳為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朗陵公不餞送城陽太守梁柳皇甫吾心浙安也為育其女唐書柳公綽外兄薛宮

內外兄弟五

原詩齊陸厥奉荅內兄顧希叔詩曰嘉惠承帝子麗履奉王孫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又曰殂落固云是寂寞終如斯杜門清三逕坐檻臨曲池鳧鵠歡儔侶荷芟

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又曰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又曰書記旣翩翻賦歌能妙絕相如恧溫麗子雲慚筆札駿足思長坂柴車畏危轍媿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又曰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渤海方流滯宜城誰獻訓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唐杜少陵贈表弟詩曰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遙宋蘇東坡送表弟程懿叔赴潛詩曰與子

甥舅氏摧頽各蒼顏並為東諸侯長此佳江山寒松無
時花安得插髻鬢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枯間我甚似樂
天但無素與蠻挂冠未及耄當獲一紀閑子亦拙進取
才高命慳頑譬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九折新得道一
漚自塵寰歲晚家鄉路莫遣榛菅還 又送表弟程六
知楚州詩曰炯炯明珠照雙壁當年三老蘇程石里人
夾道避鳩杖刺史迎門倒鳧舄我時與子皆童兒往往
從人覓棗栗健如黃犍不可恃隙過白駒那暇惜醴泉
寺古垂橘柚石頭山高暗松櫟諸孫相違萬里外一笑
未解千憂積子方得郡古山陽老手風生謝刀筆我正

含毫紫微閣病眼昏花困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歸
墳墓當有日功成頭白早歸來共藉梨花作寒食 又
上表弟程德孺生日詩曰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
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曾活萬人
寧望報祇求五畝却歸耕四朝遺老凋零盡鶴髮他年
幾個迎

序宋黃直卿幹代仲兄作會表兄弟序曰北山黃東
招其內弟鄭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
氏兄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
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吾嘗記為童子日外祖

父母皆無恙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連不忍舍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自己者及其長也而後怵於習俗迫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此有識者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圖人具肴一椀酒一壺飯一器春蠶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古人騷賦詩咏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攜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弟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戚

厚風俗豈不善歟子恭曰善哉遂述其言以告諸兄弟

姑一

釋名曰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為久故之人也 廣雅曰姑謂之威威故也 說文曰威姑也 爾雅曰父之姊妹為姑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為高祖王姑父之從姊妹為從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 詩曰問我諸姑 禮曰房中內賓姑姊妹也 又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注降服恩重也 又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

而厚之者所以夫家厚故我薄也

姑二

增左傳曰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

離為震姪于火為姑謂我姪者吾謂之姑謂子圍質于秦也

列女傳曰梁宣節姑

者梁之婦人也其室失火兄子與已子三人在內入取兄子輒得已子及火盛不復得入婦人將赴火人曰本取兄子卒得已子至於中心亦已足矣何至赴火婦曰梁國豈可以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見兄國

人哉吾欲復投吾子又失母子之情誓不生遂赴火而死君子曰可謂節姑也 唐書曰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狄仁傑曰陛下欲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孰親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又曰文宗惡世流侈因漢陽公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間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狃以成風

姑三

增手披紗扇

身著麻衣

世說溫嶠喪婦從姑劉氏惟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

覓婚公密有自婚意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婚姻交
 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
 卜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世說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留
 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
 累騎而反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紙 贈絕十匹 宋書范雲字彥龍六歲就其姑夫袁叔
 候叔明見之曰公輔之器也 國史補裴佖常話少時
 姑夫為朝官有雅望佖至宅會其退朝深歎曰崔使君
 人眾口稱美必行賄也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
 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末帶強見須臾命茶
 甚急又命酒饌又命飲為飯佖姑曰何前倨而後恭及
 入門有德色揖佖曰勉學中佖未下階出懷中一經乃
 贈官絕 但留傳舍 不造門庭 漢書桓嚴尤脩志介
 初父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
 入嚴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
 祠因縣發取祠具嚴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
 氏其貞仗若此 梁書江子一字元貞統七世孫也直

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異權要當朝休暇
 之日賓客輻輳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誼敦

袁蔡 親締潘楊 楊博物志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
 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仇 姑事婕妤 幼從柴后

儷焉潘楊之睦有自來矣 宋史周世宗柴后兄宇
 漢書成帝班婕妤好虎之姑也 厚見愛按太祖謂周太

禮之子幼從姑養太祖父家以謹 猶持節行 見賞
 祖郭威世宗謂晉王禁威之養子 言

也柴后太祖之後姑指柴后而言 猶持節行 見賞

名通 軍列女傳齊攻魯至郊遙見一人攜一兒抱一兒及
 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軍曰何棄者誰之子曰已子也妾

見不能兩全遂棄已子軍曰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
 子之軍曰曾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

也齊軍曰曾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
 魯魯侯聞之賜以東帛號曰義姑 宋書袁淑字陽源

豹之子也少風機年數歲伯父湛 謂家人曰此非凡
 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不為 名亞子雲 年

章句之學而博涉名通文彩適麗 姑

人部

同元禮後周書蕭子雲王褒之姑夫特善草隸褒少以姻親往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于時漢書鍾皓兄子瑾母李膺之姑也瑾與膺同年俱有聲名

姑四

增散寶堂前呂頊事見婦人智識類 塵務經心世說王江州愉夫人謝幼度妹

語謝過曰汝何以都不復進 戒典機衡唐書武三思任文昌左相

李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且父子猶相篡奪况姑姪乎后嬰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

歎其義識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姑趙叔肩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姑五

增詩唐杜甫送重表姪王砮評事使南海詩曰我之曾

祖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鬢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 宋黃庭堅題徐氏姑壽梅亭詩曰大雛銜枝來作亭小雛

銜實來種花兩雛反哺聲喳喳慈烏髮白爾成家梅梁
丹青射寒日煤英飛雪點青髮二雛同味如春酒壽親
一笑宜長久金玉滿堂空爾為有親舉酒世上稀生育
劬勞安可報折椽傾酒著斑衣

增誌唐柳宗元亡姑陳君夫人權厝誌曰陳君謂宗元
曰子之姑孝於家移於我之長睦於族施於我之黨是
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
願以為誌

姨小姨附

爾雅曰母之姊妹為從母 又曰從母之子為從母

昆弟其女子為從母姊妹又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
又曰姊妹之夫為私 儀禮子夏傳曰從母丈夫婦人
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外親異姓

正服不
過總

姨二

增詩曰邢侯之姨 左傳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
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
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
從之

姨三

姨

增不事女主

遂號癡姨

秋仁傑盧氏堂姨事見前賢

用事親姻爭附以求利其姨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嘗
與之衣服則曰我夫家貧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承
祖遺車迎之不肯起使人抱上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
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相敗有司執其二姨魏
主聞姚氏姨貧此君座也大家難之次道廬江人
弊特命赦之
王導妻姊之子少與王導善早為顯官嘗請導導以塵
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君座也
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以姨繼室指妹議婚
齊侯請繼室于晉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
社稷之事未有位儼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
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
若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康叔以下實寵嘉之遂成婚
氏猶有二妹既而劉公登科趙夫人復欲妻之使媒灼
通意劉曰若云武有之德則不取為婚若言禹別之州
則庶可從命蓋嫌七姨賢相寒薄遂娶九姨後生七子

几忱皆至大宮七姨後適關生竟不

供奉夫人重

第落魄窮餒

第落魄窮餒餒莫年劉氏養之終身

稱女婿

吹笛上榻鼓楊妃琵琶秦國夫人入端坐視之上

戲曰樂籍

戲曰樂籍今日幸得供奉夫人請一纏頭對曰豈有大

唐天子

唐天子向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為一局歐陽文

忠公與王

忠公與王宣徽拱辰同為薛簡肅公子婿文忠公娶其

長女後卒

長女後卒再娶其妹故文忠公有舊女婿為新女婿大

姨夫之戲

姨夫之戲

姨四

姨四

斷乳懷恩

宋劉懷肅傳初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負

懷敬未期

懷敬未期乃斷懷敬乳自養高祖高祖

忠公先娶

忠公先娶又其從女也

姨五

姨五

增詩唐杜甫寄狄明府詩曰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凌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僚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晷從天啓汝門請從曾公說太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汙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沒冊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久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棨何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瀟瀟露泥泥虎之飢

下巉巖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汗人眼易眯

嫂叔一

增釋名曰嫂叟也老稱也叟縮也人及物皆小縮於舊也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倣也見嫂倣然却步也禮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又曰嫂不撫叔叔不撫嫂為喪中又曰嫂叔不通問儀禮曰嫂者尊嚴之稱爾雅曰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漢書注曰西方謂亡嫂為丘嫂丘空也兄亡獨有嫂也或云丘大也長嫂之稱史記丘作巨

嫂叔二

人部

自註頁約卷三十一

嫂叔

禮記曰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後漢書曰馬援故事

寡嫂不冠不入廬 世說曰阮籍嫂常還家籍與之別

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耶 孔帖曰趙弘智奉嫂

謹甚 又曰王珪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 又曰徐彥

伯事寡嫂謹 山堂肆考曰韓愈親兄名介嫂鄭氏愈

生三歲而孤嫂視愈如子所謂鞠於嫂氏是也

嫂叔三

增市米 責錢 南史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時有

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

以償平會稽典錄鄭弘守陽羨縣民有弟用兄錢者

為嫂所責未還嫂請弘訴弘為叔還錢兄聞之

慙媿自繫於獄遂遣婦齎錢還弘弘不受也 聽講

讓財 鄴洛鼎岐記盧度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

厭高祖 嫉陳平 上漢高祖事見前叔姪類

學人或謂平何食而肥其嫂嫉平不視家產曰 小郎

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遂棄其婦 小郎

解圍 童子愈疾 世說晉王凝之妻謝道韞

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障自蔽論獻之前義客

不能屈也晉書顏含字弘都嫂老失明含躬親省視

病須鬚蛇膽為藥含求不得有童子飛去嫂疾便愈 長

含開之乃稱蛇膽出戶化為青鳥飛去嫂疾便愈 長

養方朔 怒杖小郎 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

季弟也衍妻郭氏貪鄙令婢擔糞澄年十四諫郭怒謂

澄曰太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捉

踰窓得免 **賣身營塚** 罄囊遺資 齊書吳達之義

具葬乃自賣為十夫傭以營葬 南唐書丘旭字孟陽

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 然自勵彌篤秋試將

人部

嫂叔

通寡嫂劉問行期旭以置乏告嫂曰苟濟榮望雖孤兒
可盡况貴用于是罄囊遺之旭不得已復就鄉舉明年
春試厚德載物賦旭為第一

嫂叔四

原人言盜嫂漢書人言不為炊史記蘇秦說秦不遇

皆笑之妻不敢視秦秦笑謂曰何前倨而後恭嫂謝曰見
季子位高無兄盜嫂通鑑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疑

曰我無兄然傭耕養嫂後漢書第五訪字子謀嫂

婢贈歌樂志白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珣與謝安譽

嫂世說晉謝朗父據早卒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堪勞

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
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攜朗去安謂座客曰家嫂辭

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也爭田逸民傳高鳳為太守所召恐不

魏舒將嫂魏舒曰得八百戶長將謹於事嫂宋

蔡興宗幼立風概家行尤謹奉歸事之如母南齊書

宗姑事寡嫂養姑兄子有聞於世事之如母韓靈敏

兄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叔射殺牛弘

事見前兄弟類

嫂叔五

權書宋王錫妻范氏與錫弟僧達書曰昔謝太傅奉嫂

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共和之稱其為世所重

如此

唐韓愈祭嫂鄭氏文曰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

人部

游覽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嫂叔

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
維嫂恩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
於王名乃有聞念茲鈍頑非訓曷因孰云此來乃覩靈
輶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者韶州之行受命
於兄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期今豈敢忘天實臨
之

增議唐魏徵嫂叔服議日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
而近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且事嫂見稱載
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極誠致感馬援
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之旨豈非先

覺者歟

姊如

增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妯後生為姊注云同出
謂同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已先生為妯後生為姊
又曰長婦謂稚婦為姊姊婦謂長婦為妯 爾雅疏
曰世人疑姊如之名皆以兄妻呼弟婦為姊弟妻呼兄
妻為妯然公羊傳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以姪姊從姊
者何弟也是以其弟解姊自然以長解妯長謂身之年
長非夫之年長也左傳穆姜不以聲伯之母為妯又叔
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妯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為妯豈

計夫之長幼乎 禮記內則曰介婦請於冢婦無敢敵
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娣姒猶兄弟
也 李翱楊烈女傳曰婦人女子順和于娣姒則賢矣
合璧事類曰娣姒今或曰妯娒

娣姒二

增左傳曰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
又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按
伯石即楊食我夏姬之女所生也

娣姒三

增時稱鍾郝

姻恥蕭成

世說王司徒渾妻鍾氏字琰與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琰

雖門高與郝氏相親重郝不以賤下鍾鍾不以貴陵郝
時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之法 唐書高宗以太平公
主適薛紹武后以薛顛妻蕭氏顛弟緒妻成氏非貴族
欲出之曰我女豈可與田舍女相為妯娒耶或曰蕭氏
瑀之姪孫國 復還筦鑰 乃事于戈 唐書李光進弟
家舊姻乃止 復還筦鑰 乃事于戈 光顏先娶而母
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貫財納筦鑰于如
光進命反之曰娣姒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
持泣乃如初 五代史梁太祖破朱瑾納其妻以歸瑾
妻見皇后張氏再拜后愴然泣下曰亮卿與同空同姓
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乃興干戈而使吾如至此若不
幸汴州不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感動乃送瑾
尼妻為

娣姒四

增皆畏侍姑

皇后竇氏事

媿作梁山

五代史補李壽

書竇寧國之女王甲稍高結禱之夕竇氏出參壽輒望
塵下拜辭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壽

曰我不願只將謂是親家母漸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壽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愧作梁山

姊妹一

增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 又曰姊妹之夫為私 類苑曰姊咨也以先生言可咨問也 又曰妹女弟也妹者未也女子先生曰姊後生曰妹 詩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又曰遂及伯姊 又曰兄弟不知啞其笑矣 禮檀弓曰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

姊妹二

增詩曰譚公維私 左傳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其何補焉遂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又曰吳伐楚楚昭王取其妹以出涉灘水鍾建負之後復國王將嫁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王遂使妻鍾建以為樂尹 又曰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注是謂夏姬也 史記曰張敬叔姊善鼓琴高祖召為宮人徙其家就戚里戚里在長

姊妹

安與親戚別居故曰戚里 漢書曰李延年妹絕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聞之乃召入宮 後漢書曰趙岐取馬融從妹融嘗至其家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華裾蔽其門岐嘗讀周官二義不通不往造之賤融如此 文士傳曰張温為孫權所斥其姊妹三人皆有節行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讚頌云 世說

曰郝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郝郎同室死寧不同穴耶 齊書曰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亡盲女臨尸一哭眼皆血出小妹俄舐之左眼即開愈時人皆以為孝感所致也 唐書曰張巡有姊嫁陸氏為巡補綴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

姊妹三

歸妹

哀姊

易注婦人謂嫁曰歸 漢書杜周誠哀老姊

外妹

內賓

聲伯嫁外妹管於奚之女於施孝叔邵肇來聘求婦於禮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外妹謂同母異父也 儀賓於房中內賓姑姊妹也 踰郭 在宮 韓子梁車為

姊妹

見之暮而後至開門因踰郭而入梁車則其足趨成侯
 以為不慈奪璽而逐之左傳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
 寵使賢智義烈公姊文姬賢而有智謀匿變乃告
 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于先公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
 賢婦在君矣成乃將變東下得全下聶政姊事見
 賢類 詈余 收孩 注楚辭女嬃之嬋媛兮申其言余
 原不與眾合乃見流後漢書盧延遭王莽亂延從
 女弟年在孩乳棄于溝中延哀而收養遂至成人
鼓琴引杖 史記萬石君名奮漢高祖東擊項羽過
 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
 姊能鼓琴高祖召為美人故也奮為中涓受書謁徒其家
 長安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江行雜錄宋太祖為殿
 前點檢北征京師喧言當立點檢為天子太祖密以告
 家人曰外間洵若此將如何太祖姊方在廚引麩杖
 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當波諸胃中乃來
 家恐怖婦 上書 輟餌 也 超 為 都 護 在 絕 域 年 老 思
 女何為

入玉門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
 肉生離不復相識上因徵超還因話錄庾約為河南
 兵曹有寡妹在家庾嘗於公堂 能詩 臨畫 王荆公
 輟已饒以餉其姊同官嘉歎 之妹 能詩 飢寒 慈惠 後
 之妹也 宋李尚書公撰之妹 能詩 飢寒 慈惠 魏
 能臨竹木水石等畫黃山谷有詩 李冲當朝亮從兄光往
 書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亮從兄光往
 依之因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何不往就李氏彼家饒
 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于市
 安能看人眉睫乎 馮左藏娶開封張顯女早世女臨
 終曰吾妹慈惠可 原微觀意 豈求名 為太尉時帝
 撫諸孤遂娶之 威容羣臣莫及帝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迴謂主曰事
 不請矣 蜀志郭奕遷雍州刺史有寡妹下僮僕多
 有姦犯而殺之者吏執之奕曰大 抱遠聽書 哀統
 丈夫豈以老姊求名遂遣之奕曰大 抱遠聽書 哀統
 與粟 漢書賈逵年五歲其姊問鄰家讀書每抱逵聽之
 逵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曰 吾未有教汝安得三

姊妹

大

墳五典讀之遠曰憶昔抱聽鄰家讀書
吳志駱統字公結年八歲時飢多有困者統為減飲食飼之其姊仁

愛見統甚哀曰何不告我
而乃自苦以私粟與統
蕭韶太清記劉孝儀諸妹文彩豔質甚于神人
陳統字元方綏字偉方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俱有美才姊

適東莞徐氏生邈二姊
奉以為師
事之如母
宮上見

類同郡劉氏文章最盛
舍人有禮
刺史無恩
唐書蘇

弟友愛事之如母
姊有禮世稱其德
南史宋朱脩之薄于恩情有姊在
鄉里飢寒修之為粥州刺史未嘗供膳一日伴姊家姊

為設菜羹粗飯激之修之曰
使備嬪嬙
命為妯娒
此乃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左傳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
寵於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曰寡人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
燧燿寡君之適及遺姑姊
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
魏書崔休弟之子愍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

女妻之休又為子凌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
才
人欲命姊妹為妯娒尚之感其義于是同日成婚

亞左芬
名齊道韞
擬南史鮑令暉昭之妹也歌詩清巧
古尤勝昭嘗答武帝云臣妹才

自亞于左芬臣才不
季隗叔隗
元妃季妃
左傳晉
及太冲耳下見前
耳取季隗趙衰妻叔隗
晉書慕容垂娶段氏字元妃

婉惠有志操嘗謂妹季妃
曰我亦不作庸人婦鄰人聞而笑之後燕
王納元妃范陽王德聘季妃並如其言
姊為內官

妹稱進士
劉禕之姊為內官武后遣至外家問疾禕
之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坐流馬州後為丐

還南楚新聞關圖有妹能屬文嘗
名姊歸岸
號
語人曰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長廣橋
然歸州人喜悅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原有姊聞
原還亦來歸責其矯世鄉人又名其北岸曰姊歸岸

梁典長廣橋者宋武帝大飢久方見姊負米還橋小不敢過
無船得渡日晚武帝大飢久方見姊負米還橋小不敢過
謂姊曰若異日富貴當長廣此橋後遂為名
誨若

姊妹

克

嚴師 養成孤妹 尚官宋若昭父廷芬生五女長若莘

若莘誨諸妹如嚴師 唐書畢構初喪若昭時有二妹

在襁褓親加鞠養咸得成立及構卒二妹號絕久之以

撫育之恩遂制 黃粥然鬚 題門續詠 愛其姊嘗病勸

親為作粥風回然其鬚鬢姊曰僕安甚多何自苦如是

勸曰顧姊老勤亦老雖欲久為姊作粥其可得乎 梁

書劉孝標有三妹一嫁琅邪王叔英一嫁吳郡張柬四

山一嫁東海徐排敬業並有文才而徐妻尤清拔所謂

劉三娘字令嫺是也兄孝綽罷官不出為妻尤清拔所謂

開門罷慶弔高臥謝公卿嫺續之曰落花掃仍合藜蘭

摘復 姊妹婿劉覽劾奏 季友與書 也除尚書左丞

居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

綽在職頗通賊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

犬鬻行路覽妹夫也巨受紹旨收班于獄班與匡書略

曰足下一匡匡妹夫也巨受紹旨收班于獄班與匡書略

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

毒志卓遷怒 就貸姊夫 知疎婦弟 列傳郭林宗家

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則護前出則掩後 北

齊書鄭元禮崔昂婦弟也魏收昂之姊夫昂持元禮數

詩示盧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未

覺元禮賢于魏收但 哀號救婿 悲愴祭夫 希被誅

將戮小第玉臺子婦宣武女弟也突入哀號曰庚玉臺

常困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笑曰婿故自急

遂原玉臺一門 劉三娘字令嫺嫁徐排排卒令嫺

為祭文辭甚悲愴 父勉欲為哀辭見此文乃蜀筆

姊妹四 禮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

原尚右 禮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

二三子 喪不除 禮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

皆尚左 喪不除 禮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

得臣之妹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美而無子

引鑣東觀漢記秦

山陽太守欲嫁寡妹

增鍾氏四龍

後漢書李膺之姑

子瑾好學慕古與膺同年俱有令名膺祖太尉修常言

為鍾皓兄之妻生

帝時俱

原

引刃桓氏乃引刃割耳以示桓林

錢五十

風俗通太原郝子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

席上

增袁家二妹

世說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浩一

人配

藜藿雜米

晉書桑虞字子深魏人年十四喪父

之曰滅性非孝子對曰

不為贅壻

敬弘妻桓元時

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原留錢二百

南史范曄字史雲侯姊

桓氏彌年不迎

原留錢二百

飯之以姊夫不德留

錢二百

增中分祿秩

宋書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攜

二稱

事姊恭順

唐韋顓早孤

焉

悉輸廩祿

唐書裴守

甚謹永淳初關中

早悉以廩祿奉姊

原詩晉左思贈妹九嬪悼離詩曰鬱鬱岱清海瀆所經

陰精以靈為祥為禎我我令妹應期誕生如蘭之秀如

芝之榮總角岐嶷駸駸夙成比德古烈異世同聲惟我

惟妹實惟同生早喪先妣恩百常情女子有行實遠父

兄骨肉之恩固有歸寧何悟離拆隔以天庭自我不見

於今二齡穆穆令妹有德有言才麗漢班明朗楚樊默

識若記下筆成篇行顯中閨名播外藩何以為贈勉以
列圖何以為言申以詩書相去在近上下歛歛含辭滿
胸鬱煩不舒 **增**宋黃魯直寄別陳氏妹曰西風吹天
雲頃刻異秦越叔子從天來忽與同姓別餞行在半途
一食三四噎遥遥馬嘶斷芳草迷車轍引襟滿眼淚回
首寸心折母氏孝且慈愛養數毛髮諸兒恩至均如指
孰可齧汝今始歸人絲絲比瓜瓞中畦不灌溉芳意還
銷歇黃鳥止丘隅南山採薇蕨擇婦既甚明寡取乃為
悅我開賢女傳須已為汝說在宋有伯姬潔身若冰雪
下堂失傳母上堂就焚蒸吾嘗嘉愿康有婦皆明哲戮

力事耦耕甘貧至同穴彼于視三公其猶吹一映雍容
二南間此婦真豪傑男兒何有哉今壯而善口逢時秉
鈞軸邂逅把旄鉞富貴多禍憂朋黨相媒孽等之殼中
游巧者未知拙勿以貧賤故事人不盡節母儀尊聖善
婦道尚曲折葛生晚萋萋絺綌代裘褐女工既有餘枕
簞清煩賜誰言淮蔡遠曾不以日月跂予升高丘佇望
飛鳥滅善懷詩所歌行人勿惜別皇皇太史筆期汝書
英烈 又贈李妹詩曰張侯温如鄒子律能令陰谷自
生春有齊先生之季女十年擇對無可人箕帚掃公堂
上塵家風孝友自相親

原哀辭晉潘岳陽城劉氏妹哀辭曰烏鳴於柏烏號於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心長叫痛我同生誕育聖王發奇稚齒如彼名駒昂昂千里劉氏懷寶未曜隨和伊予輕弱弗克負荷祿微於朝貯匱於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器服靡華撫膺恨毒逝矣柰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慟擗摺何痛如之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往矣當復何時

原書晉徐藻妻陳氏與妹書曰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

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豔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範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為喻邪可共詳之 宋鮑照與妹書曰吾自發寒雨而全行日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以今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辰去親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

流睇方曠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闕地門之絕
景望天際之孤雲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
參差代雄陵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
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
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澤脈
通樞風之鳥水化之蟲以智吞愚因彊捕小號噪驚聒
紛初其中西則回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復漫漫安
竭左右青藹表裏紫霄從嶺而西氣盡金光半山以下
純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夕景欲沈
曉露將合孤鶴寒敲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

足憂悲不可說也

增誌銘唐柳宗元亡姊崔氏夫人墓誌曰我伯姊之葬
良人博陵崔氏為之銘凡歸於夫家為婦為妻為母之
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於幼孩
崔固不如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於墓者
琢密石加蓋於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一

人部十女乳母 翁壻

女一

彙苑曰女如也從父之教從夫之命故曰如未嫁謂
 之女已嫁謂之婦 易曰家人利女貞 又曰歸妹愆
 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又曰六五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又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又曰漢有遊女不可求

人部

女

思 又曰有齊季女 又曰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
士迨其吉兮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內則曰女
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又曰子能
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注唯俞
皆應辭鞶小囊盛悅巾者男用韋女用緇帛 又曰女
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
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醴相助
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凡女拜上右手 又婚義
曰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又雜記曰女雖未許嫁
二十而笄 又曰男女不雜坐 又曰婦人從人者也

幼從父兄 穀梁曰女嫁父母施鞶帶戒曰謹慎從爾
父母之言 家語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
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有喪父長子者 列女傳
曰古者生女三月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
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
也齋告先君明當繼主祭祀也 又曰女子之行於親
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

女二

增列女傳曰漆室女魯處女也倚柱悲吟而歎鄰人謂
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歎豈

欲嫁哉自傷懷潔而為鄰人所疑於是蹇裳而欲去之
入山林之中見貞女之廟有女貞木焉喟然歎息援琴
而歌自縊而死按女貞木者少陰之精冬不落葉即今
之冬青樹也 穀梁曰齊侯送姜氏于謹禮送女父不
下堂女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
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復申之
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境非禮也 漢書曰呂
公善相見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執箕箒 晉書曰愍
懷太子妃太尉王衍之女字惠風太子廢衍請絕婚而
歸惠風號泣行路流涕後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下

將妻之惠風拔劍拒曰吾太尉之女太子之妃誓不為
逆賊所辱遂遇害 華陽國志曰王廣仕劉 為西揚
州刺史蠻梅芳攻陷揚州廣被殺女年十五芳納之於
閨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畜我誅父賊父
讐不同天母讐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
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
大恥遂自殺 又曰楊姬生自寒素父坐獄楊渙為尚
書郎告歸姬乃邀道叩渙馬訟父罪言詞慷慨涕泣摧
感渙憫之語郡縣令為出其父因奇其才為子文方納
之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字叔鸞嫁五女皆布裙無絲

異苑曰楊豐為虎所噬女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搯虎頭父遂得免 孔帖曰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

女三 姪女附 孝女 賢女 烈女並入

原設

絕琰年六歲曰季札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不曰偶中耳琰曰季札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由此言之 何為不知也 供客 喜書 世說周顛母李氏字紹秀止李氏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婢于內宰猪羊具饌不聞人聲浚怪使人窺之見一女甚美因求為妾

父兄不許秀曰門戶疹痺何惜一女遂許之 魏志甄后九歲喜書用諸兄筆硯兄謂曰汝當習女工用筆為學當作女 歸寧 失聘 公有女至美其父常謙曰醜博十耶 人謂信然故 增 佩環 琢玉 列女傳下堂則鳴玉佩環過時無聘者 易茂姆師教之如琢美玉之易成 識文 續訓 王肅女于文義過目則識相司徒異之曰典吾家者必此女矣 唐書韋溫女善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於世

原 憂國患 贖父刑 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嫁乎曰不然昔有客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嫁乎曰不然昔有客過繫馬園中馬逸踐子蔡使子終身無兄子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今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避乎 史記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無男有女五人公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用其女縱繫上書曰妾父罪使得改過自新書奏文帝哀憐其意乃除肉婢贖父罪使得改過自新書奏文帝哀憐其意乃除肉

刑 愛甚四男 何惜一女 上張禹事見君臣問疾類

增 即汝能矣 一女憐之 列女傳顏氏有三女叔梁

祖為士武力絕倫誰能事之小女徵在曰從父所制父

曰即汝能矣遂以歸紇生孔子 唐處士侯高將嫁其

女曰吾一女憐之必 夢吞玉勝 身繫珠環高帝劉

嫁官人不與凡子 皇和母桓氏夢吞玉勝而後生 漢叔先雄者健為叔

先泥和之也 死求尸不得 幼雄各作一囊盛珠環繫兒身乘小船于父溺處痛哭

遂自投水死 于江上郡縣為雄立碑圖其像焉 聘為王后 召

拜才人 齊東郭探桑之女項有大瘤號曰宿瘤閔王出

對曰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

命後車載之 使後者如禮聘之 堯舜不飾為天下歸善桀紂飾為天下歸惡閔王大感

論語八歲能屬文 唐書徐惠妃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能通

宗聞之召 代授父書 踵成兄史 南人文帝即位求

能治尚書者 詔使文學掌故 治具待賓 負土葬父 唐書李晟

大家事見姊妹類 正歲歸寧 待賓客何遠 攘拳操檝 袖劔帷車 趙河津之女曰

擊楚津吏醉臥 而負土葬之 攘拳操檝 袖劔帷車 趙河津之女曰

君東渡不測之 酌餘歷醉至如此 少一人涓攘拳操檝而請簡子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

河激之歌簡子 下趙娥事見婦人略類 踰城救父 抵璧報仇

上見前 唐衛兄弟母改嫁女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

忌甫六歲無兄 弟母改嫁女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

人部 附錄 五

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斃殺之請吏稱父廉潔榜辟

仇已報請就刑宋史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

烈行旌門稱臥病不起家徒四壁有女賢甚趙清

獻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門辭不受曰豈敢汗先

君清德既行以原物勝于門辟付之守吏二女潔清如

此清獻以子姓娶之唐書京兆人竇氏有伯仲二女

永泰中為賊所剽將私之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汙于

賊自投崖下而死仲亦隨之京兆挑文作貢裹布

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其門雙女兒為解挑文嫁不

為荆得注云積織女詩東家頭白雙女兒有終老不嫁之

蓋子由有六女也又詩云平生無一女誰復歎耳耳按

諺有言故云築墓建樓投爐浮履守王子雅南陽

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三女自相

謂曰先君生吾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元宅翳靈后

墓二女各建石樓以表孝思樓可高丈七八尺有餘石

質青綠光可以鑿窮工綺刻妙絕人工紀聞宣城郡

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吳大帝時為鐵官治以鑄

軍器一夕鍊金爐竭而金不出罪當誅娥年十五痛傷

之因火烈遂自投爐中于是金溢爐口娥所疆二履浮

出于爐身則化矣其金汁塞爐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

十里入於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故吳俗每鑄銅鐵

必先為娥立祠享而祈福參承太后薦攝參軍

郭收領郭寧而議者頗有惑否帝曰朕官無玷缺自大

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答曰收誠勳舊然人謂獻二女

乃有走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嫌

疑問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事是日帝命司

自南內遣女還郭收家玉溪編事王蜀相周庠留司

府事時臨邛縣送失大人黃崇蝦纒下獄便貢詩以章

周覽詩召見後薦攝府司戶參軍吏胥畏服周欲以女

妻之崇蝦又貢詩有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

兒之句周覽詩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怙陰惟與老

姪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旋乞罷歸臨印之舊隱

存亡焉知憲英才鑒斬女志操辛毗之女也聰明有

人部

憲英才鑒

女

六

十鑒初文帝為太子抱毗項曰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
英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
可以不懼今宜戚而反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書勸康女美姿容有志操劉曜誅斬氏訖將納其女為
妾女曰陛下既誅其父母焉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
也尚汙宮伐樹況子女乎號泣請死曜慙乃免之誅

諫傷槐樹 獨作荆棺 晏子春秋齊景公有所愛槐樹
有不聞令而犯之者吏收之將加罪犯槐者刑傷槐者死
曰妾聞明君不以禽獸殺人今君以樹木之故殺妾父
孤妾身恐害明君之政損明君之義晏子言于君公乃
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古今記荆棺啞辟隙
有棺以荆為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能葬一女打荆棺
為棺不知其人矣諺云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

周官音義 大雅風詩 晉書韋運母宗氏家世儒學母
音義謂曰世傳儒業無男可傳汝宜受之及長授以周官
又曰謝奕女道韞聰慧有才辯叔父安問毛詩何句最
佳道韞曰吉甫作誦 原姪女妻兄子 抱仲女 子論語
穆如清風此句最佳

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後漢書劉平弟仲為賊所殺扶母奔逃仲遺腹女一
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 誨兄女 活弟孤
禮南宮縉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葬曰爾無從從爾
爾無扈扈爾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從從謂大
高扈扈為大廣總束髮垂為飾齊銀之總八寸也縉字
子容其妻孔子兄女也 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時大亂
飢乏棄其子而 箕箒之訓 柳絮之詩 晉書庾袞孤
活亡弟孤女 嫁器服既備衮乃刈荆苕為箕箒命芳曰汝將事舅姑
灑掃庭內婦人道也故賜汝匪器之為美欲使汝溫恭
朝夕世說王凝之妻謝道韞叔安嘗內集俄而雪下
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
曰未若柳絮因 風起安大悅

女四
原志在女工 詩序曰后妃在父母之家則志在女
人部 志在女工之事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

原志在女工 詩序曰后妃在父母之家則志在女
人部 志在女工之事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

汙吾世矣

綱鑑齊潘王被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宮太

與私焉及濟亡其臣相聚求潘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

言共立法章為襄王王立以太史敦女為王后生建

曰女無媒而嫁非吾種也汗山名女獄圖經吳興有

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山水佳甚謀居之其女洩之

女獄山漢沈恢以柯田山水佳甚謀居之其女洩之

烟沈戎家奪之恢憤其女賺女歸寧囚之苧溪之北山

墟間至死不悔仍戒其後三世不舉女戎字威女中

卿說降劇賊尹良光武嘉之封海昏侯不受

王魏文帝郭皇后少而父奇之曰代父從軍晉女子

代父征戌十二年而歸不受爵賞人賣犬嫁女吳晉書

無知其為女子也樂府有木蘭詞營使好不可為說

之將嫁女謝石令移劇帳助其經營使好不可為說

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辨好不可為說

趙母嫁女臨去救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

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況惡乎按趙母桐鄉令虞驛妻

穎川趙曰好尚不可為況惡乎按趙母桐鄉令虞驛妻

氏女也撫膺太息婦人略類幼有志操謝小娥

幼有志操曾許嫁段貞父與居貞同為賈為盜中春
申蘭所殺小娥詭服為男子許備申家斬蘭首大呼捕
賊鄉人為春娥紫石書文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
乃削髮為尼紫石書文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
天方買終南紫石書文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
文士傳乃輟其愛女曰賣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
願盡死力不敢言貴李抱貞告急于朝詔馬燈李晟等
討悅大身陷全親類書纂要紹興初有淮寇號一窠
破之無生理我計波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女泣
拜曰願相從讀父兄命賊釋父兄縛其女從賊數里
過市東橋遂躍入水祝女位高宋祝景先子確女妻
中死賊相顧駭而去祝女位高宋祝景先子確女妻
女刑故其鄉人謂祝女位最富又祝堯臣者景先第八
子盤之也常奇第三女曰雖家貧不與凡子堯臣卒
後與呂午成婚兩窮相值越七年而復中第于足祝
女位高之語復喧傳于鄉閭按呂午字拾炭題詩元
伯可朱文公書祝氏遺事午嘗跋其後

傳曰浦城徐嗣源之女名彩鸞略通經史至正十五年
青田賊寇浦城嗣源同女逃山谷賊追至持刀欲害嗣
源女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女令父速去
賊拘女至桂林橋女拾炭題詩僻間乃厲聲罵賊投水
而死相繼全貞曰孫年十七皆未許嫁陳友諒兵至其
母曰城或陷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
城陷二女相繼自縊其婢鄭奴亦縊死共全貞節

女五

原詩晉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
為織素口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
梳臺黛眉類掃迹濃朱衍丹脣黃吻瀾漫赤嬌語若連
鎖忿速乃明愷握筆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執書愛綈素
誦習矜所獲其姊字惠芳兩目粲如畫輕粧喜樓邊臨

鏡忘紡績舉解擬京兆立的成復易玩弄者頗間劇兼
機杼役從容好趙舞延袖象飛翮上下絃柱際文史輒
卷襞顧盼屏風畫如見已指擿丹青日塵閣明義為隱
蹟馳騫翔園林果下皆生摘紅葩綴紫蒂萍實驟抵擲
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務躡霜雪戲重綦常累積并
心注有饌端坐理盤榻翰墨戢閑按相與數離逖動為
鑪鉦屈履履任之適止為茶菽據吹吁對鼎鑪脂膩漫
白袖煙薰染阿錫衣被皆重池難與沈水碧任其孺子
意羞受長者責警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 **增**梁武帝
河中之水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有女名莫愁十

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作盧家婦十六生
 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
 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
 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木蘭
 詩曰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
 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
 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木蘭
 代爺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紋羅裳洗却鉛粉粧馳馬赴
 軍幕慷慨攜干將 李太白詩曰津妾一棹歌脫父於

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 秦韜玉貧女詩曰蓬
 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
 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鬪畫長每
 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李山甫貧女吟曰
 平生不識繡衣裳間把金鍼亦自傷鏡裏只應諳素貌
 人間多是信紅粧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只道狂
 兩意定知無說處暗垂珠淚滴蠶箱

原哀辭魏曹植金瓠哀辭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以授
 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曰在襁褓而撫
 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於皇天信吾

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譬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
土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又行女
哀辭曰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
喪伊上靈之降命何短脩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
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闕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
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
高而無階懷此恨而誰訴 晉陸機吳大司馬陸公少
女哀辭曰冉冉晞陽不遂其茂擘擘方華凋芳落秀遵
堂涉室髣髴興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 潘岳金鹿哀
辭曰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鬢髮凝膚蛾眉蟻領柔情和

泰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天昏
既披我絲又翦我根塊如魔鬼枯荻獨存捐子中野遵
我歸路將反如疑回首長顧 又京陵女公子王氏哀
辭曰猗歟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洪冑稟茲義方盼倩粲
麗窈窕淑良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霜隕芳以歇盡
彼蒼者天何寧斯忍曾未弱笄無疾而隕官朝震驚靡
人不慙嗟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帷屏
媚子奄離顧復哀無廢心涕不輟目于以祖之于掖闈
庭于以送之陵岡崔嵬僕馬回眷旗旒旋飛夕陽失映
晴鳥忘歸皎皎宵月載盈載微冥冥公子一往不追長

夜無旦孤魂曷依 又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
曰茫茫造化爰啓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鬢髮蛾眉
巧笑美目顏耀蘭苕華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馥淑
質彌暢聰惠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
矜人胡寧不惠忍予眇身俾爾嬰襦微命弗振俯覽衾
襚仰訴穹昊弱子在懷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沒無遺類
耳存遺響目想餘顏寢席伏枕擗心剖肝相彼烏矣和
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冥冥彷徨丘壟徒倚墳塋

原誠魏荀爽女誠曰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
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

省夜臥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為順婦
以崇姦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
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
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
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災傅母不來遂成
于反春秋書之以為高也

原篇魏程曉女典篇曰丈夫自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
以備為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
工簡則織紉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家室之教詩有牖下
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

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凡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

翁壻一

增爾雅曰女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兩壻相謂曰亞又曰同門為僚壻 又曰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 彙苑曰壻女夫也從胥聞一知十為士胥者有才智之稱故謂女之夫為壻也 禮曰婚禮壻親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注舅姑妻父母也以女授壻而戒之無令違於婦道 又曰壻揖讓而升堂蓋親受之於父母 又曰從服者有從重而輕夫為妻

之父母也 儀禮曰壻女子之夫傳曰何以服總報之也 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有疣贅非所應有也 青城山記曰青城山為五岳之長故名丈人峯今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岳妻之伯叔為岳 神仙傳曰丈人為岳公丈母為泰水 孫持正曰俗呼人之妻父為岳丈以泰山有丈人峰丈人觀也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乃衛玠妻父俗所謂岳丈或當云樂丈也 又曰京洛間謂壻曰倩

翁壻二

增史記曰淳于髡齊之贅壻也 又曰陳餘者大梁人

好儒術數游趙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後漢書曰
馬融扶風人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
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從其游學通經籍恂遂奇融
才以女妻之 魏崔光傳曰光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
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微云敬微為荊州五隴城主女隨
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
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 晉書曰戴淵弟邈華
譚女壻也譚常抑淵而進邈淵每銜之及用事常毀譚
於帝由是官途不至譚恒懷缺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
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

加散騎常侍 唐宋遺史曰韋臯字城武京兆人初張
延賞選壻無入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臯曰此
人貴無比以女妻之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
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辭東游張氏
女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贖臯悉還
之惟留奩物及書籍而已後五年臯持節西川代延賞
乃改姓名作韓翱人莫敢言至大回驛人有報曰代相
公者韋臯非韓翱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
同者甚眾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乘吾位乎次日果韋
臯也延賞慙懼自西門潛遁臯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

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殺之 唐書曰楊於陵釋褐為句
容主簿時韓滉性剛嚴少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
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壻吾閱人多矣無
如楊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遷戶部尚書 五代史曰
周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壻唐德甫補吏行逢曰汝才
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
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具而遣之 青箱雜
記曰畢士安之壻曰皇甫泌少時不羈惟事捕博時士
安作相累諭不悛欲面奏使加貶斥方啓口云臣有女
壻皇甫泌適值邊庭有報不暇敷陳他日又欲面奏值

上還內遠引袖起遙語畢曰卿累言壻皇甫泌得非欲
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不敢辨唯而退泌即轉殿中丞
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 筆錄曰晏
元獻判南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權掌西監一日晏謂
范曰吾一女及笄君為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
臯張為善皆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
俊晏即取富臯為壻後改名即鄭公也為善後亦更名
方平 事文類聚曰明道先生程顥十歲能為詩賦十
二三居郡庠中如老成人故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
一見異之許妻以女 又曰宣徽鄭天休選王禹玉為

壻其後為丞相禹玉選鄭達夫後亦為樞相

翁壻三 擇壻併入 友壻附

原坦腹 眇目 世說太尉鄧鑿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

乃弟咸自矜持 唯一人東牀袒腹食胡餅若不聞訪問

問五官將不可及 魏略太祖以其才曰掾即兩目出

盲亦當與女況但眇 眇兒誤我五官將即文帝也

贅 追還 漢書賈誼曰秦人家富子則出分家貧子

公路為子索呂布女後布 龍 射雀 關多喜氣

怨術女已途追還絕婚 龍 射雀 關多喜氣

趙王祖講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甚慢易之

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鞏不敢公曰吾自布衣

諸生遭過至此 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 **原**知張耳

奇茂先 漢書張耳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

嫁之 晉書張華字茂先少孤貧 搗婦翁 慶女壻

後漢書帝戲謂第伍倫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

敢妄過人食 劉阮入天 姍為襄陽 辱乞會稽 晉

台有仙客持桃來慶女壻 姍為襄陽 辱乞會稽 晉

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 嚴助侍

友壻所辱願為會稽太守 不恭妻父 當敬婦翁

孔叢子陳涉既為王妻之父 陳後主曰婦父乃是翁比女

夫不拜父怒不辭而去 恃為心膂 倩作文章 皆幼惟以壻

何不敬婦翁 六帖崔行功在北齊終鉅鹿太 裴頡還錢

為心膂 六帖崔行功在北齊終鉅鹿太 裴頡還錢

守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倩作文奏 裴頡還錢

人部 裴頡還錢

裴頡還錢

裴頡還錢

裴頡還錢

孝基歸產

瑣言王戎女適襄顧貸錢數萬久而未還

稗史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止一子不

肖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久之見子不

途考基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得灌園幸矣其

灌園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管庫又

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謹無他過知之不啓書函

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悉歸之

常誇珍玩唐書劉晏方任權而潘炎乃其婿也雖書疏

補張垧尚公主在翰林常以珍玩誇于同列力為營

張涉曰此乃婦翁與婿非常天子賜學士者也

救走乞品題唐書杜黃裳執誼之婦翁初不為執

表還其柩葬焉又曰給事中姚合有詩名士人歸重

李頻亦能詩走千里馬其品類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

禮重崔樞受薄彥允婿也歲在鳳翔又以一女嫁

幕客崔樞禮重之過於彥允彥允後受偽官當誅圓為相

圓李彥允婿受薄於彥允彥允後受偽官當誅圓為相

請贖得書藏經笥詩得津梁談藪楊玠娶博陵崔

流嶺外成婚之後玠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

將盜盡曾不之覺崔處令人檢之玠捫腹曰已藏經笥

矣如足矣庭堅往求之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

故山谷詩云自往見富商能識處士見奇唐書王

謝公論詩得津梁萬代史姚覲少蠢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

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備於揚州富商家商識其非常人

以女妻之萬代史姚覲少蠢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

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性似婦翁夢為子婿公著

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性似婦翁夢為子婿公著

壻范相禹昌希哲壻婿二人性氣酷似其婦翁蘇

東坡哭王子立云子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

生曰吾夢為密州壻何也戲乘竹馬嘗駕肩輿後

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戲乘竹馬嘗駕肩輿後

書陶謙字恭祖年十四綴帛於藩乘竹馬而戲岳中同

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駐車與語其悅因許以女夫

人怒曰陶家兒游戲無度何可以女妻之甘公曰彼有

奇表長必成材遂妻之後為徐州牧封漂陽侯太原

奇表長必成材遂妻之後為徐州牧封漂陽侯太原

奇表長必成材遂妻之後為徐州牧封漂陽侯太原

奇表長必成材遂妻之後為徐州牧封漂陽侯太原

奇表長必成材遂妻之後為徐州牧封漂陽侯太原

奇表長必成材遂妻之後為徐州牧封漂陽侯太原

王述謝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

文章第一 名位相當

必求其婿行曰文章器業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 宋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婿如趙參政昌言之婿為惠穆公弼之婿為韓文定公忠忠之婿為李侍郎虛獻公億呂惠穆公弼之婿為韓文定公忠忠之婿為李侍郎虛

已之婿為晏元獻公殊之婿為富文忠弼與楊尚書察富文忠弼之婿為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婿為賈文元昌朝與曾宣靖公亮其後翁婿

師稱為快 帝

名位風節往相宣靖公亮其後翁婿 師稱為快 帝 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設一席曰吾有士獨孤郁以嫌自去內職憲宗 賣犬遣嫁 繫羊

為禮 弘上吳隱之事見女類以鳥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

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問其 翁求名士 女識 故答曰此亦農夫田婦之禮也 大魁 澗水燕淡孫明復先生居泰山之陽枯槁顛鬚先生年五十獨居誰事左右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

今承相欲託以子是高先生名義也先生曰宰相女不

成相國之賢名遂娶之其女事先生盡禮先生後以富

日進士盧儲授來謂李置文卷凡案間長女及笄見

文卷其婦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李公聞之

深其第過殿試即赴佳期 遂牽紅線 兼賜緋

衣及第有妾色但不知誰是配偶使五女各持一線於

慢前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線乃第三女

果有妾色 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

轉一級惟鄭鑑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衣因公以下皆遷

見鑑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鑑無辭
以對黃幡綽曰此乃泰山之力也
麟麒寬於後圃有所瘞藏召問之
去寬義不以苞直汗家故瘞之
皆笑呼為碧鶴雀後勳德著聞官
秋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為劉景
直士侍立通夜未會休倦景執其
謂其妻曰為女求夫三年不覺廣
友壻雅號同門 詩稱姻亞 下詩
亞 共謂為私 下詩雅見前 叔隗季隗 大喬小

喬 上見姊妹類 吳志周瑜字公瑾為中護軍從孫策
從容戲瑜曰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
離得吾二人為壻亦足為歡 同日成婚 一時連袂
官王樂道布衣滕元發相善李死語家人曰長女配樂

俱曹氏壻 同為曹壻 皆為漢字南紀韓愈之門人與蔣係
登科不日相繼翰林遂為兩府世傳李氏女多貴 俱
娶韓女 同為曹壻 皆為漢字南紀韓愈之門人與蔣係

壻四人 締姻五女 唐牛僧孺長女適苗愔次適張洙
壻 宋史張方平子恕娶滕希復四適鄧叔四人為友
五女與何洵真王渙之並為友壻

翁壻四

增館甥貳室 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注妻父曰 謀及婦
人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
何可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
惑之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

道次者元發二壻足矣二人遂皆連袂次舉元發 俱

登科不日相繼翰林遂為兩府世傳李氏女多貴 俱

娶韓女 同為曹壻 皆為漢字南紀韓愈之門人與蔣係

壻四人 締姻五女 唐牛僧孺長女適苗愔次適張洙

壻 宋史張方平子恕娶滕希復四適鄧叔四人為友

五女與何洵真王渙之並為友壻

翁壻四

增館甥貳室 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注妻父曰 謀及婦

人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

何可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

惑之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

道次者元發二壻足矣二人遂皆連袂次舉元發 俱

登科不日相繼翰林遂為兩府世傳李氏女多貴 俱

娶韓女 同為曹壻 皆為漢字南紀韓愈之門人與蔣係

壻四人 締姻五女 唐牛僧孺長女適苗愔次適張洙

壻 宋史張方平子恕娶滕希復四適鄧叔四人為友

五女與何洵真王渙之並為友壻

翁壻四

增館甥貳室 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注妻父曰 謀及婦

人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

何可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

人宜其

趙之側室

左傳趙有側室

原請倩

史記黃氏請倩

注倩女

美如陳平

史記陳平欲娶富人張負有女五嫁而

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娶之負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

妻平仲曰平貧不事產業負曰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

賤者乎遂

賢如伯鸞

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同縣孟氏

以女妻平

賢如伯鸞

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

對不嫁年至三十父母問故女曰

欲得賢如梁伯鸞者

鴻聞而娶之

呂範與婚

吳志呂

嫌欲勿與劉氏

觀呂子衡寧久貧賤耶遂與婚

增指濬告母

晉書王濬字士治為河東從事刺史徐邈

於內觀之指濬

有女才淑擇夫未嫁貌乃大會佐史令女

告母

號玉人故時語曰婦

翁冰清女婿玉潤

見蛇不怖

宋書劉秀之十餘歲

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驚怖秀之獨不動眾

共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器許以女妻之

必居此座

南都新書封德彝即楊素之婿素為僕射

嘗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

仕為宰相

唐書陝州刺史王當有女令袁天綱擇婿

曰惟果毅姚

某有貴子宜嫁之時人笑焉乃姚崇也時二十三日

都未知書母勸令讀書折節

貴顯朝廷

又曰郭子儀

向學以晚節入仕位至宰相

廷朝

文振道大

臨川集昔韓昌黎為唐儒宗得子

君半子

劉禹錫祭楊庶子文

桐葉為媒

詩話蜀尚書

士一曰秋風四起倚樓有大桐葉墜下葉上有詩云

翠斂雙娥為鬱心中事桐葉下庭除知我相思字

侯繼圖本儒

巾箱凡五六任氏所書

為婚始知為任氏所書

翁婿五

詩宋陳后山詩曰丈人東南來復向西南去連年萬

里別更覺貧賤苦王事有程期親年多喜懼畏與妻子

人部

詩話

翁婿

別已復迫曠暑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 蘇東坡和
王子立風雨敗書屋有感詩曰婦翁不可搨王郎非嬌
客十年為從學苦淡共陘厄燕雀啗鴻漸犬羊睨麟獲
偶逢涇渭分昨夢春冰釋平生五車書纔吐二三策已
作謗薰天金珠果可益君窮一窓下風雨更削迹詩工
知學進詞苦見意迫俗情傲倩贅婦舍不暖席南治從
東來不同彼嘲劇師儒難並世日月過箭疾公今未有
田把筆耕六籍

乳母一

禮內則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母

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乳母二

後漢書曰安帝時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
閏與帝乳母王聖嘗共讚太后兄執金吾鄧悝等言欲
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王
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
天子王聖及黨皆見徙

乳母三

庶母 慈母 保母 生母 孩幼

令取玉環

為之練冠

晉書羊祜五歲時令乳母取

垣桑樹中探得人以李氏子祐前生也禮記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欲喪之有司以聞

曰古之慈母無服今君為之服是逆
 古典公不忍為之練冠自昭公始也
 所使教子不
 令從邊服禮記外有師傳內有慈母
 命武少時東武命所使教子也何
 於邊郭舍人謂乳母曰孫婢橫暴不
 忍致法有司請徒
 抱元兼重
 如寧須汝乳帝悟乃不疾行陸下
 抱元兼重
 蔽射俱亡後至重兼常也
 列女傳魏節乳母者魏
 公追見爭射之秦破魏皆誅諸公
 子與乳母俱亡秦
 軍之葬之
 義之葬之
 以卿禮
 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密求顧况
 慰諭姚坦唐書韓晉公為
 公曰天下皆知其禮法乳母先犯之
 况曰公幼時早
 起夜臥即要乳母益王元傑宋大
 宗第五子也王每有
 公遽捨之細鑑益王元傑宋大
 宗第五子也王每有
 過失初善姚坦輒盡言規正左右
 姚坦拘束不得自便
 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
 坦拘束不得自便

耳帝曰召選端士輔于為善令乃使
 我逐正人王年少
 豈解此也必汝輩教之耳杖乳母於
 後園召坦慰諭之
 率視窆封親為銘誌真為韓氏家
 乳徐州人號愈生
 未再週月孤失怙恃李氏憐不忍
 棄去視保益謹遂
 韓氏及兒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
 歷佐汴州入朝為
 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
 河南令娶婦生二男
 五女時節受慶賞愈輒率婦係列
 拜進壽年六十四病
 卒葬河南縣止愈率婦視窆封
 目刻其語於石
 納諸墓為銘下蘇子瞻乳母事見
 後志銘內
 庶母妾稱少母符無外家
 朱子語錄五峰稱安為少
 賤隱居著書以譏當世俗鄙庶
 尊而符無外家
 不使救裳每令進饌
 父妾之有子者
 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詰
 道固為宋諸王參軍
 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
 諸兄所使成拜其母無人謂
 人部
 崇盤類為卷二百五十一
 乳母

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 屈節為妾 受

聘持家 侃父丹聘為妾生侃陶氏貧賤母紡績持家初

皆居子室 禮慈母如母傳曰無

母者父命妾曰汝以為子命子曰汝以為母若命也則生

又內則異為孺子室于宮中墨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

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

母皆居子室 慈不服喪 妾弗世祭 服小記慈母與

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 蘇東坡銘保母為孺子室 作

保母銘 楊氏名余蟬省山人年三十八始隸蘇氏頽然順

善也為弟輟于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巳丑

卒葬于徐州屬續不亂子由官于宋載其柩殯于開元

僧寺後八年銘曰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

毀地勿 曾生母鞠獄得母 棄官尋親 漢書杜

河北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葉

少刑官鞠獄私第有老婦對見羔出入竊語人

部尚書類吾夫訊之故羔母也遂迎侍而歸羔官至

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致尋訪不獲治平中官至

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

其孝節多所生母已乞追服則知蟹匡蟬綾不獨成人之

蔡延慶中謝乃乞追服則知蟹匡蟬綾不獨成人之

服為臺所生母已乞追服則知蟹匡蟬綾不獨成人之

有長始知此為馬所生日夜籲天求得其母一日宿農家

即馬氏也涕泣相告以故 來往兩家 誕生二子 錄陳

子官職年與潘良貴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

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

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母也未幾還潘氏生良

貴其母遂來往兩家焉江蘇記聞乾道間單尚書慶
生母本勝也生尚書後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
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
母爭朕為葬之衣冠之家以美談
能言終日不嘔莊子老聃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
老子嬰兒之未孩原童非稚齒
終日號而不嘔原童非稚齒
公年十九隅坐
猶有童心晏起
子早寢晏起所食
無時注孺子幼也羅貫
就師父之罪也羅貫
午翦髮也羅貫
口而對謂若負劍羅貫
又曰十三學樂誦詩舞不衣裘
裘裳言太温也傳聖牛母曰子
子長矣能奉維以從我蓋五六歲
不杖詩童子佩觿童子佩
不杖詩童子佩觿童子佩

乳母四

增鳳凰九子談藪宋何承天為著作郎時新著作多貴

乳母五

增誌銘宋蘇子瞻乳母銘曰乳母任氏名採蓮睢州

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
老不衰乳母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
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
卒於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月壬午葬於黃之
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

人部

乳母

以葬之不必其里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一

此頁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二

人部十一 師 交友

師

釋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 彙苑曰師法也人之模範所以傳道授業者曰師 周易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禮記曰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又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救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原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二

師

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
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
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
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增**又
曰君子知至學之難也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
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
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擇師不可不慎也 **大戴**
禮曰帝入大學承師問道 **原**穀梁魯昭公云就師學
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增**周禮地官曰師氏掌
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

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
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
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
游子弟學焉 **原**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 **荀子曰**
學不可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出於水而寒於水
增呂覽勸學篇曰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
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
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名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
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
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

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
韓詩外傳曰上主以師為佐又曰智如泉源行可以
為儀表者人之師也桓譚新論曰談言三歲學不如
三歲擇師孫卿子曰師術有四尊嚴而憚可以為師
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不凌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
以為師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
之擇良友而友之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
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矣此六
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
令於徒

師二

呂氏春秋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
夷父帝嚳師照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
摯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
晉文公師舅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
師孫叔敖沈中吳王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師范
蠡此十聖六賢未見不尊師者也韓詩外傳哀公問
於子夏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
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
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

錫疇子期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
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
不能傳乎後世也 新序曰黃帝學於太真堯學於尹
壽舜學於務成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思武
王學於郭叔 莊子天地篇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
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史記
曰文王為西伯嚳熊為文王師有功於文王早卒及武
王滅殷未之封也成王舉勳勞之後封其曾孫熊繹為
楚子 後趙錄曰張躍清河武城人學敏才達雅善清
談石勒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勅世子曰張長史

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宋傳曰宋高祖踐祚名周續之
禮賜甚厚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臨幸并見諸
生 憲章錄曰明太祖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
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
宜一奠再拜朕以為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先師
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其儀將釋菜
之前上出御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執事官跪進爵上獻
爵神主前再拜百官皆再拜詔從之

師三

原叩鐘

鳴鼓

禮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
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

人部

師

師

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謝承後漢書董春字紀
 陽會稽餘姚人為師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
 諸生每升講堂鼓三通在三四有崔鴻後秦錄初
 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于岐岐在家以不重親師者人之表範
 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不可以不重親師者人之表範
 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師者人之表範
 四術而傳習不與焉有主善司成尚書德無常師
 記學正司業父師也成有元良萬北海西河漢
 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成有元良萬北海西河漢
 書鄭康成北海人也好學日夜誦誦未嘗怠倦學徒相
 尋數百千入國相也深欲之特一鄉曰鄭公鄉廣
 其門曰通德門禮記子夏哭子喪明曾子弔之曰吾
 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陽
 之人疑汝於夫子其罪一築宮架廟昭王擁篲先驅
 請列弟子之禮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
 搜神記介瑛者不知何許人吳先主時從北來云從其
 人往問起居或見瑛如十六七童子或如壯年吳主欲

學術瑛以帝常多南郭東陵列子列子既師壺丘
 居南郭積月不教徵十周勳於東陵立學裏釋受業者百餘人
 執經禮記請業則起請益則起漢書于定國為
 杏壇槐市記華嶽西北各有槐市揚震講學授徒成
 市其處多著譜作箴唐書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
 槐故號焉授譜以詆其違柳宗元以世之為人師者
 著九經之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因作師友箴以儆已又
 然不以節操稱趙孝王聞其名遣大夫齋玉帛聘望為師
 望不受節操徐爰宋書武帝登祚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
 湘東王立四科禮記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間三席立四科禮記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號其門人林于高為德行吳章為言語王吉為政事齊
 人部

幼紳為文章為 彥真沉靜 元覽純和 崔鴻前燕錄

平原人經學博通為世純儒非禮不動慕容龐重其德

和篤信言行無擇魏初為禮經博士 廣聚生徒

大修庠序 漢書何休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

廢疾除北新世儒無及者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

拾學徒謂學之 晉書虞溥字允源篤志文典大修庠序廣

染人其于丹青 鶴雀銜鱸 鱉蛙充饌 嘗客于湖有

鶴雀銜三鱸魚飛入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

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一也先生自此升矣 黃

山谷戲答史應之詩歲晚亦無雞可割庖 事若嚴君

蛙煎鮮薦香醪以應之常為童子師故云 蒲

教成進士 魏書常爽置館下溫水之右門徒七百餘

君 唐書柳宗元徙柳州刺史南方為進士者千

數皆數千里從之游凡經指授者為文詞皆有法

衣八歲 項素七齡 莊子蒲衣八歲為舜師 蘇張

從學 房杜受書 張儀從之學授拜闔之術十一 章轉

九祛筮二章 唐書王通字仲淹北而受學者皆當世

偉人如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

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元備聞六經之人義

活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人義

教傳洙泗 道講河汾 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白遠方

道 隋書文沖子講 吾之師表 世曰通儒 魏黃憲于

通 旅時年十四淑疎然異之揖與語終日不能去謂憲

曰子吾之師表也 馬融本傳融才高博學為世通儒

養諸生皆 學非一師 業傳四遠 昌茂子始昌授勝始

尚書後從簡卿學所問非一師 唐李善坐喪賀蘭敏

號文選學 講學盈千 執經數百 為博上諸生講學

者千餘著錄前後萬言李栖筠表薦河南褚冲吳何
員等起拜學官為之師表身執經問義遠趨慕生徒
數百分封萬戶翼贊一人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十
列侯此亦布衣之極千良足矣唐書高相鎮太原時
引張後胤為客以經授秦王太子即位賜宴月池帝從
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
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于先聖
帝為鼓琴吹笛奏雅歌詩後漢書馬融善鼓琴好
之笑胡安定在學時每公私試罷堂儀率諸弟子會于首
善堂合樂奏雅歌詩工夜乃散諸儀不墜西河同師
齊亦自歌咏琴瑟之聲徹于外
北海南史何尚之字彥德元嘉中為丹陽尹居南郭外
華太原孫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晏黃回潁川荀子
南學上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曰球正始
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

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
教隱龍門
練百匹遺鳳因其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學傳鹿洞彙苑伊川先生隱居龍門止四方學者曰
南唐李渤與弟涉俱隱廬山養一白鹿講學結廬

開門成市孔帖袁滋儒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
授人各營室字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吳差山中賢士
百人各營室字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吳差山中賢士

開門成市官授太常位遷詹事
張恢生所與洛陽宋孟劉帶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漢書孔霸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六年為博士

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爵關內侯號褒成君萬物
為師一編修禮由有子元冥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

漢書顯宗以張酺授皇太子業甚得輔導之體章帝即
位出守東郡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

人部
師

郡掾史俱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禮賞賜殊特

講尚書一篇然後漢書張霸字伯鏡幼號張曾子後博覽

闕門教授後漢書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少與鄭

康成俱事馬融學成辭歸闕門教授曰丘在乎丘在乎

貫箭韓詩外傳堂衣若如孔子之名馬堂衣曰吾始以

成其音子夏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

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曰魏志楊政

從范升受易升為後妻所告政以箭貫其腕問於仲尼

側頌寬帝感曰升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禮也趨亦趨夫子趨亦趨趨步唯諾曰夫子步亦步夫子

市宅傳經

門弟扣門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坐風立

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以隨之世說服虔字子慎將
 注春秋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為
 烈門人賃作食每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其不能
 踰已稍共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其名
 子慎疑之明早往未及晤便呼子慎三年不學數日
 辭歸年說苑公明官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三
 庭親在呵叱之聲未嘗至於大馬官見夫子之應賓客
 恭儉宣見夫子之聲未嘗至於大馬官見夫子之應賓客
 悅之學而未嘗宣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曰參不及
 此唐書沈重講學授徒徐曠從之不數日辭歸曰先
 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從授春秋咸稱詞學彭祖字嚴
 公與顏安樂俱事陸孟孟弟子百餘人惟二子能質
 問疑義孟曰春秋之學在二子矣由是公羊春秋有嚴
 顏之學唐書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
 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
 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申公弟子韓氏牛徒漢書申公弟
 彬彬賀德仁

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夏寬為山史魯陽至
 東海太守繆生為內史徐偃為中尉盧仝傳賈島劉
 門弟子韓不念是非必慚禮樂列子列子進二子之
 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請勸其術列子曰自
 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取念是非口不
 敢言利害始得夫子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心非
 口庚無是非從口所言庚無利害夫始一引召並席而
 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出亦不知我之是
 非利害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庚更也向也夫子之為
 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庚更也向也夫子之為
 微曰大業之際微也嘗與諸賢待文中子先生謂微及
 房杜曰生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陳仇之比雖逢明
 主必慚採玉探珠吟風弄月安在孫崧原遠游學詣
 禮樂鄉里鄭君師模也君乃捨之躡屣千里所謂為東
 家丘原曰人各有志有登山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
 者豈可以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
 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

曰子疇昔之夜夢無服棄官白帖孔子喪門人疑

坐奠於兩楹之間魏志王朗師賜路亦然請喪夫子若

喪父而無服禮記師哭諸廟門營墳負土服

斬居廬後漢書桓榮字春卿事九江朱普卒榮乃奔

廬居心喪三年廬墓六載禮記事師服勤至死心喪

廬墓六年而夫侯芭起墓餘慶行喪後漢書

揚雄受太元法言雄卒芭為起墳喪之三年唐書上

去半千始封疏乞留服縗會葬啖助傳施士旬吳

名餘慶也封疏乞留服縗會葬人兼善左氏春秋

以二經教授由四門助教為博士秩滿當去諸生上疏

孫集門生子弟說釋經義卒時年八十五葬之情重

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練經徒跌者百許

師資 誼尊道德後漢書廉范事師薛漢後辟公府會

視范獨往收斂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收

等皆已伏誅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淨不仕以

經傳授意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淨不仕以

師其尊德立廟藏衣違經著服修歿後其弟

為常時所服立廟藏衣違經著服修歿後其弟

子以師所居立廟藏衣違經著服修歿後其弟

平辨受業於田立廟藏衣違經著服修歿後其弟

為違經越禮立廟藏衣違經著服修歿後其弟

小女上策稱冤廉察彈刺史刑獄不當

師四

能自得師尚書能自函文禮凡講說之席函丈注

指書以不足師禮記問之學無當五服禮記師無

五服弗親禮記安其義以賢得民周禮太宰以

得不服禮記安其義以賢得民周禮太宰以

人部

師

師

師

師

師

三曰師以

三盈三虛

論衡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去

賢得民

虛往實歸

莊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不議虛而

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為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自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

况不若丘者乎與從之是吾師善者吾則行之其所

所惡者吾則改可為帝師史記老父出吾則與張其

下帷漢書董仲舒下帷讀書弟子日讀是為何為帝師

帝時為師傳以所賜中馬附近朱藍漢紀童子魏照

陳於庭曰此精義講學何勞相近照日經師郭泰供給

易得人師難求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師泰供給

之表軍世說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

所安者深開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誦遺言祁祁

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生徒潘岳開居賦曰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名遣史送

歸晉王承傳承為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

非政化之本隔幔講禮裴景仁前秦記苻堅幸太學

遣使送歸家隔幔講禮裴景仁前秦記苻堅幸太學

周官禮注未有師章遲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

百非此母無可授後生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

拜宋爵號文官君賜侍婢十人古之曹鄭南史劉勰

儒業冠於當時都下貴游士子莫不下芒屨布衣南

席受業當時推為大儒以比古之曹鄭芒屨布衣南

道自居唐書王珪兼魏王泰師自居見師先拜紀唐本

順宗重師傅榎楚廢弛柳宗元陽城碣榎不拘曲

士唐書陽城出為道州刺史柳宗元遺何蕃等書曰俞

人部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師

士拒曲

師五

原詩魏應璩百一詩曰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良德中才可進誘

原賦晉潘岳閑居賦曰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賢士投紱明王懷慶訓若風行應如草靡漢班固西都賦曰

命夫博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增書**晉太傅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傳

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諷誦遺言不如

親承風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閒暇周旋誨接唐杜之松答王績書官守有限

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道既知尊榮何足恃

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原序**後漢蔡邕郭有道碑序曰先生誕因天衷聰睿明

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遊集帝學收文武之

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

人部

師

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
 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
 又舉有道皆以疾辭 又文範先生陳仲弓碑序曰夫
 其仁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容足以包履無方
 剛毅強固足以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士心先
 生有此四德故言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靜斯可
 儆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
 從其趣尚戾狼思和爭訟化讓雖嚴君猛政迫以刑戮
 未若先生潛導之速 唐韓休蘇頌集序曰 柁戈考
 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墜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

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

晉傅元太子少傅箴曰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
 隱括習其性成 唐柳宗元師友箴曰不師如之何吾
 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師者誰借
 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
 或舍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不吾似中焉可
 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
 道之不在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
 爾無忽

交友一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一

師 交友

增釋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 說文曰友愛也同志為

友 鄭元注曰同師曰朋同志曰友 周易曰西南得

朋 又曰同人于門无咎 又曰勿疑朋盍簪 又曰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又曰出門交有功 **原**又

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增**詩曰

叩須我友 **原**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

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 **增**又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 禮記

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又

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

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原**又曰君子不

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又曰交游之讐不

同國 又曰敬業樂羣 又曰論學取友 又曰獨學

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又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

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曰儒有合

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

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 **增**公羊

曰同門曰朋 周禮曰司練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原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家語曰夫

人師 **增**游鑑苑卷二百五十一 交友

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
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莊子曰凡交近則必相磨以信
遠則必忠之以言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
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劉歆新義曰夫
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
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揚子
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原要覽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温不增華
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譙子曰夫
交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

又曰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阮孚
攻論曰夫交游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
而結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
議家有不協之論至今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游破和
睦之道長爭訟之源文選曰塵附泰山霧集河海言
小之依大也仲長子昌言曰幽言則攻已之短會同
則述人之長負我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
憎者也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
窮則散

交友二

增魯連子曰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

家語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
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
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
入於耳是非禦侮耶 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初與人
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卿乘車我戴笠後日相
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 說苑曰
魏文侯謂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
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 後漢書曰第五倫始以營長
詣京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為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

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原又曰李燮字德公所

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
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增**又

曰王允字子師同郡郭林宗一見奇之曰王生一日于
里王佐才也遂定交 又曰馬寔字伯騫交結英雄負

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存之
暢執其手揖引與入談畢請入見母飲寔定交而別寔

臨退報暢手書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
世免磚瓦之姿託為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為空生徒

死之物穢天壤之間

原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

年長數凌侮周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服
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晉書**曰
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之與
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
談數曰太原孫伯裔家貧常映雪讀書放情物外棲志
丘壑與王令君亮范將軍雲為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
朝欲以吏職相處伯裔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正可怡
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余
亦未能也 **南齊書**曰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
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况

卿也今日與卿盡布衣之交悛起拜謝 **梁典**曰劉訐
字彥度與陳留阮孝緒同申金蘭之契築室鐘阜之傍
共聽內義鑽尋奧典 又曰韋夔字弘遠志尚夷簡澹
於榮利周弘正造夔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夔
至賓館夔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
來其為當時所欽重如此 **唐書**曰武德中薛元敬為
秘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薛收與元敬
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
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誨嘗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踈 又曰于休烈河南人貞觀中任左僕射

為十八學士心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又曰楊憑字虛受為左散騎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愛皆有名重交游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世稱楊穆許李之友

交友三

原彈冠

結綬

漢書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朱博為友著聞當代長安語

其取合同

漢書蕭育與

曰蕭朱結綬言相薦達也

解帶

王智深宋紀孔淳之隱刻山嘗遇桑門釋披襟

執友箴

上見周祇

法崇于二山披襟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兩龔

仲漢書兩龔皆楚人勝字君宿舍字君倩二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為楚兩龔

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舍

二

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

增神交

冥契

表宏山濤

留阮籍遇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下

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一年支遂頌歎

班荀李東觀漢記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與

談常對案不食畫即至暝夜即徹明

原

彪續漢書李膺性簡亮無所交

贈言

為誅

子去周

孔

接子送之曰郡荀淑贈人以言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

好議人者曰博辨宏達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雖書鄙超卓犖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有勝狀

班

班

荆為黍

左傳伍舉與聲子相善班荆相與食而言復

待黍以

陳雷

毛薛

義遂佯狂逃避鄉里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史記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

人部

交友

九

公子無忌從讓友定交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事

此二人游周易君子定其交而後求曾青雲白水書

其友友曰袁叔明與子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陶陶

江淹曰文選青松示心白水旌信陶陶

酒慙慙而已鍾子敬與班彪久語彪曰相與久語為俗

款款子東觀漢記尹敏與班彪久語彪曰相與久語為俗

絕交論范曄然鍾子敬與班彪久語彪曰相與久語為俗

多為人稱譽也新唐書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

之惡誠李勣九齡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裏飯

美可喜李勣九齡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裏飯

而喜莊子與桑子桑友若笑若鼓琴曰父耶母

指困莊子與桑子桑友若笑若鼓琴曰父耶母

耶人乎莊子與桑子桑友若笑若鼓琴曰父耶母

至此者莊子與桑子桑友若笑若鼓琴曰父耶母

士為莊子與桑子桑友若笑若鼓琴曰父耶母

各三千莊子與桑子桑友若笑若鼓琴曰父耶母

橋分寄梅標竹魏書陸凱任魏為正平太守與范

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何所同車

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暉侃同里也侃詣之暉與侃

同車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世說陸機赴假還洛

轉重甚戴淵與少年掠之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

劫謂其宜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

便與定友作筆薦焉把臂忘形世說東漢朱暉

于太學見之接以交道堪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

生暉舉手不敵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聞其妻于貧

用自任候視厚眼瞻之嗚呼已之言吾已信于也

友何忽州刺史敬超先與杜南善故南寄高適詩序

唐書昭州刺史敬超先與杜南善故南寄高適詩序

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昭州敬超使君超先

朱陳孫孔陳吏部尚書與之子少與兄紹州山陰人

辭知名年十三陳亡入隋時有詞人孫萬

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時人稱為孫孔

人部

蔡後漢書張升字彥真遇黨錮去官道逢友人班草而

及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翼一黨錮下獄死

詩採葵莫傷根立雪占星唐蕭至忠嘗與友人期

之交莫羞貧有與人期畏雪不去遂命駕徑往立於雪

中深尺餘期者方至續晉陽秋陳寔字仲弓荀淑字

季和造請詩論于是德星見

太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路曰程子

如舊相識也

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漢之陽望衡對宇對字歡情自按汎

貧赴試京師僅有一餅一席分錢相別後韓信為金石交

稱金石交

號山林友

漢書漢王與韓信為金石交

負隱居以孝聞警然不以塵

事自蒙故温號山林友云

白樂天以詩酒琴為三友

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夔徵司馬承禎

釋懷一時號恨相見晚如平生歡相得甚歡恨相

見外十友後漢書馬援見公

孫述以為當握手歡如平生

崔造字元宰與韓會盧東美張止則為友皆橋居上元

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南史

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林時人造之未

嘗見也劉訥一造孝緒即願以神交訂族兄敵又履高

標三入日夕招携自是南金豈因白璧與同郡紀

瞻廣陽關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

徵之產曰莊周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引見妻孥

不受會稽孔道徵亦守志產與友善

告之祖考御退而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收籛宣武

人部

盛事唐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

延於金谷引

於簡編

焚香拜告祖考號金蘭簿

每候其出望塵而

入華林

晉書潘岳與石崇詣事賈謐每候其出望塵而

首次石崇左思陸機陸雲劉興劉琨歐陽建杜彬王粹

鄒捷崔基劉瓌周恢陳聆劉納繆徵擊度諸葛詮和郁

牽秀許猛杜育並附會于謐南史何點字子哲與梁

武帝舊交詔以鹿皮巾名之引南史何點字子哲與梁

舊如謁即誦詩交相為傳詩話馮道明謁雍陶時陶

平生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遂咏曰閉門客到常

疑病滿院花香未是貧陶延之上坐勸狎如平生交

宋司馬光范鎮相得歡其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

同傳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云交

締雲霞誼深風雨南史謝瞻不營當世與范泰為雲

事縣為亭長好客稍遷為功曹佗就肆謁父升堂

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乃就拜其父于肆中

拜母殷士世傳殷襄字元祚河南鄭廉始出寒賤又未

知名見而友之廉父嘗居肆乃就拜其父于肆中

衆皆驚廉由是顯名位至司徒會稽典錄盛憲字孝

章初為臺郎常出遊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

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之

談宴結為兄弟并堂拜母曰可賀憲母昔有憲憲今有

弟含菽相過種瓜自給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

黨每過仲叔共含菽飲水吳錄步騭與衛旌同名

年相友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沉醉川傳交讓瀆夜宿一孺逢舊友四人四顧荒郊

六酒無處情抱不申乃各以錢投水中依水共飲盡夕

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

便是醴泉此樹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交呂攀嵇宗陳友范向秀傳向秀字子期少與譙

康偶鍛於洛邑與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共酒食

之費故顏延之詩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魏志邴

原至陳則師韓子助穎川則親盧子幹推懷投款

交友

傾心定交 南史初齊高帝為舍人劉懷珍為直閣相遇甚善高帝輔政以子晃代為豫州刺史或疑

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况在

今日寧當有異 唐書李密字元邃開皇中襲父爵始

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元感 受詔定交

曰李密智計不窮爾所不及可與為友 遺書贈友

後漢書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

班固數為臣言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

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候見憲倒屣迎笑謂駰曰

吾受詔交公何得薄哉遂揖入 南史劉善明與崔

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 州刺史明道書贈之及聞祖

思死痛哭 易衣之稱 彈冠之友 南史劉善明與崔

得病卒 會稽典錄虞倫字孝緒餘姚人與駱瑗

初仕洛陽家貧與安樂後樹仁為莫逆之交每易衣而

出以此見稱 為彈冠之交

交友四

推長違短 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有之

文推其長者違其短者 孔子曰商之為人而甚恹于財吾聞與人

知者故能久也 承顏接辭 漢書暴勝之為直指使

不疑感服至門上謁 曰承顏接辭 衣繡持斧威震州郡

暴公于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 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

時與彭祖 百世之師 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

同視席 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 定交杵

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為百世之師矣 友李結符 林

曰東觀漢記公少謬家貧與吳祐質春 友李結符 林

宗別傳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

結符倚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帥仇季智

絃韋為質 後漢書胡叟字倫許一見高允曰吳郡之交

此言之可 孔李通家 范蔚宗後漢書孔融十歲父誼

無愧也 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膺乃名見曰君父祖末嘗與

僕有恩舊曰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若同德此義

交友

而相師友融與公豈非
積代通家歟眾皆奇之
拜母 晉書庾亮與諸兄過邑

大隣人褚德隱逸養親老而無倦
後有慶 廉後漢書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為勿
世稱四

子 嵇康高士傳逢前徐房李雲
屢聞得失 葛武侯曰

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初宰甸言則
盡偉度數有諫止難資性鄙暗不能悉納傲與此四子

明其不好合亦足以拜父 魏志孔融先與紀友後與

羣交更為 倚札之好 將陽秋陸抗屯江上羊祜魏邊

亦饋抗藥皆 縞帶之好 使于羊祜何禎並結縞帶

推心服之 世外之交 晉書許邁字叔元入臨安西山改名元

相與為世 同志齊名 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兼

有詞藻邁博 總角友善 何法盛晉中興書庾翼與桓

終始 利獲二雋 晉書陸機吳人太康末與弟雲造張

二雋 交府士 晉中興書王尼為護軍府士卓犖不

飽而去不見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免其為兵

勝我自知 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

自善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太

友善胡輔之為達伯濟陰下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

伯陳留阮字為誕伯高平劉綏為秀伯 異代相交 史

而曼為麟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雋 異代相交 史

蕭允字叔休為會稽丞經行延陵季子廟設 一文一

梁書何遜字仲言東海郟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

雲見其答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

人部 交友

交友

咏雲輒
嗟賞
院因成
生藜藿
行檢善
語行云
而絕言
間去其
尚于壽
之一面
孫弱冠
孔德紹
唐書魏
交能保
人外之
周書韋
夫牧豎
定梁曠
放逸之

存問往來
北齊書
日有趙
沙汰停
存問往
季孟之
懷仁有

幅巾以待
不顧
三國春
姚襄單
騎

結為交會
隋書劉
石臺太
守孝

對牀風雨
雨夜復
此對牀
眠

耐久之朋
耐久之
朋

放逸之友
放逸之
友

人外之交
唐書李
泌流放
江南與
柳渾

交能保始
終號耐
久朋

交友五

詩漢蘇子卿與李少卿詩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有

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

昔為鴛鴦與鴛今為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

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

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李少

卿與蘇子卿詩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

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

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原古善哉行

日月沒參橫北斗闌于親友在門忘寢與餐 魏曹植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一

交友

三五

離友詩曰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勝予行
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疆車載奔兮馬繁驥涉浮濟
兮汎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唯樂康 晉郭
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
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余契
我懷子情攜手一豁安知塵冥 齊謝朓贈友人詩曰
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
行未千里山川以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
動簾夜孤月照窻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梁陸
倕贈京邑僚友詩曰余本水鄉士閉門江海隅時逢道

世秦蹇足出高衢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
臺目送邯鄲道追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埃塵靜
飛蓋相追迓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歡追美景敷
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梁蕭鈞晚景遊
泛懷友詩曰龍門依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峰初辨夏麥
氣早迎秋山翠餘烟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轉渡逐
林遊
原賦梁丘遲思賢賦曰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
在慈明之慕義聊暫馭而追悅况至德之可師無兼裘

人部

目錄頁四十一

交友

以共敝有樂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
該九流之洪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牆易入
而難窺關無鍵而有閉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
沉潛於懷抱之間蕭散於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雙關
西慙於上哲紛吾說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附
而分深葉未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茲日
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文何屬而不辯理何疑
而匪質問不休而鐘扣答無窮而座謔

增畫蜀諸葛亮與張裔書曰吾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
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以相明猶不相謝也□

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游辨之士為鄉導之使輕
裝啓行經營舊壤今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耶
聊送寸心敬申貧贈 陳徐陵與王吳郡僧智書曰昔
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雄豪天下盡希風之
客况復王家沉默謝氏混元名貴公門譽華卿子而秦
峰阻夏浙水悠長諮訴無因但用窮結比青萋已戒白
露方溥體中何如願席康勝竊承君侯被以光輝屢有
吹噓之言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墀點
汗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高高維岳
極天為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豈期

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朝覽希
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兩東南思假飛山
之便窮誠既結荒略逾深方事祁寒願加珍納謹扶力
白書迷之不次 唐劉蛻答知己書曰蛻嘗感近世知
已隳離交道沈廢不忍終日疚之於心思出其門閣上
謁於公卿水行吳楚之域陸走商周之甸旁聽天下歲
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
為大也卒不能副蛻也區區之望况有一言解相印一
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晚乃遇之不自紹介之口不
因媒屬之勢纓綬車佩下入蓬蒿一言而膠附不離有

憂其始終出處之事者蛻前日來求人為知己交道之
心一旦得遇昆弟親戚之愛又自思之夫人之身宜何
如以報謝將報謝復與執事何所補哉然而有意益厚
違命固難者則不敢書且試託之於韓繁秀才風雪滿
硯不獲多書

序宋范文正王元之畫像序曰王文正公居室輔二
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左右天
子却戎兵安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
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一代偉人王公與
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友道可知矣

增文□周昭新撰曰交之爲道起自羲王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序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疎者能睦廉頗相如忍忿以從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

增論後漢蔡邕正文論曰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工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

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 唐李華正文論曰夫三尊闕師訓之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哀朋之制禮亡浸遠言者爲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於苟免者也師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而情禮盡曠徼幸道長而純慤道消於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悔機罔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則忍絕於

親愛故詩有谷風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
踰之嗟夫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
取受施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
背攜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俞可強否者
僕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苟能久要之約必存
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裔養楊恭
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虐死也

原讚晉夏侯湛管仲像讚曰堂堂管生志存與仁仁道
在已唯患無身包辱遠害思濟彞倫心寄鮑子動成生
民又鮑叔像讚曰鮑子惓惓式昭德音綢繆敬仲二

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遙遙景迹君子攸欽

原歲宋周祗執友歲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
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昵朋因偽情谷風興哀繁
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回過門則親微言
綿邈清談輟響金錐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
杖慊慊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
功標松竹落落僑札遼遼莊惠解帶一遇道映萬世人
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
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謠唐李白瑩篔謠曰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一

交友

結交心不疑惟有嚴陵與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
容漢文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
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托朋友對面九疑峯多
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已久死何人繼其蹤

原碑後漢蔡邕貞定直父碑曰其接友也審辨真偽明
於知人度始終而後交情不踈而貌親 晉孫楚牽招
碑曰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為刎頸之交俄而
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忌每
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

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二

